

## 《祁忠敏公日記》中的醫病關係史料導讀

導讀人：蔣竹山(東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明代的醫學知識在印刷術的普及與醫者數量的快速增長下有重要的發展，這在江南地區尤為明顯，這些地方的醫學發展模式與人口成長、都市精英的經濟能力的強化有密切關係。從制度與服務層面來看，地方精英接手了許多明代政府撒手不管的職責。其中一個代表性例子是一位明末忠臣與紹興地區的士紳祁彪佳(1602-1645)。在他辭官後，他曾多次在家鄉籌辦慈善病坊與藥局，例如1636年，他與當地十位醫生簽約，共同主持一間設立在交通便利的佛教寺廟中的藥局，藥局每日由兩位醫生輪值替病人免費診斷與醫療，光是那年夏季就將近救治了約一萬人的性命。1641年他為流民設立了有規模的病坊，十二位醫生輪流為臥病的與門診的病人診斷。這些善舉的花費大多都是出自由祁彪佳及其家族所出，以及友人的捐助。<sup>1</sup>透過對祁彪佳的研究，我們除了可以一窺當時士紳參與的地方醫療救濟活動外，也可以藉由微觀的方式觀察江南都市士紳家族的醫療活動史和醫病關係。

近來有關明清醫療史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但大多數學者的研究取向主要是在疾病與社會方面，這方面可參考醫學史學者余新忠近來所寫的相關研究回顧。<sup>2</sup>反觀西方醫療文化史的研究，雖然長久以來，病人的聲音一直未受重視，但近十年來，有關病醫關係的課題已逐漸成為史家研究焦點，最主要是病人誌的史料價值受到重視，例如個人私密性傳記和日記等文本。<sup>3</sup>中國史方面，近來一些學者已將焦點放在特殊身份的病人上，例如張哲嘉透過宮中檔案來看光緒皇帝的疾病史和醫病關係，<sup>4</sup>倫敦大學的Christopher Cullen則透過小說《金瓶梅》

---

<sup>1</sup>梁其姿：“明代社會中的醫藥”，《法國漢學》，2002年，第6輯，頁345-366。Angela Ki Che Leung, “Organized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Late Imperial China*, 8.1 (1987): 134-166.

<sup>2</sup>余新忠：“20世紀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年；“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歷史研究》，2003年2期。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余新忠近來做了許多研究，參見《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sup>3</sup>Nathan Siv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Now and Anon,” in *Positions* 6.3, (1998): 747-48. Edward Shorter, “The History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n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Routledge, (1993): 783-800. 李尚仁，“從病人的故事到個案病歷：西洋醫學在十八世紀中到十九世紀末的轉折”，《古今論衡》，2000年12月，第5期，第139-146頁。

<sup>4</sup>張哲嘉，“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The Imperial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再現明代的醫病關係。<sup>5</sup>

目前學界利用《祁彪佳日記》所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祁彪佳的戲曲、園林、藏書、善學及官僚生活，忽略了日記中大量的醫療活動記載。<sup>6</sup>本文擬將焦點置於祁氏家族的醫療活動上，嘗試從病人的觀點，透過祁彪佳與江南醫生的互動的個案來探討祁氏家族的醫療活動史。

根據梁其姿的研究，明代每一類型的醫者的數量遠遠超過了元代，而元代醫生的增加已經是史無前例的了。即使我們考慮到史料的問題，時代越晚越豐富，但仍不可否認，明代醫者數量的增加之快，令人難以想像。不僅如此，專業意識也已開始發展，這在以經典傳統為主的醫者中特別明顯。就地理上而言，明代醫者大部分來自江蘇、浙江、及安徽三個南方省份。透過一些醫生的傳記，我們若將明代醫者依省為單位來分類，會發現江蘇、浙江及安徽三省所出的醫生佔了大多數(表六)。尤有進者，若我們以他們的訓練方式來分，會發現大部分是由家族訓練，這反映了醫學家族在這些省份的重要性。因此明代的醫生訓練基本上與政府無關。本質上是透過三個管道習醫：師徒相授、家族內傳、及自學。從以上祁彪佳與紹興地區一帶醫者往來的關係看來，祁彪佳所延請的醫者並非來自盛極一時的吳中醫派，<sup>7</sup>而是平日就與他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醫者朋友。時效與地域限制或許是考量之一，但朋友關係所帶來的信任卻是他更重要的選擇因素。若以與祁彪佳關係來論這四十位醫者，我們發現許多醫者與祁彪佳不單只是病人與醫生關係，還帶有朋友關係，這層關係增加了他對醫者的信任與尊重。儘管祁彪佳當時已辭官，但在地方上因舉善事及主持地方公議，因此頗孚眾望。他終日與四周文人墨客往來，因而累積了深厚的人脈及聲譽，這種文化資本有助於他與家人就醫的方便性。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何祁彪佳能夠請到當地那麼多醫生為其診治的現象。此外，若將祁彪佳的例子放在整個明代醫學轉變的大環境來看，明代醫者數量的激增以及他們習醫管道的多元化，在在為醫療市場提供了許多選擇。紹興的山陰只是江南諸多繁華城市的一個縮影，都市中醫學資源的快速成長，培育了許

---

Dowager Cixi(1874-1908),”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8).

<sup>5</sup> Christopher Cullen, “Patients and Heal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Jinpingmei,” *History of Science*, 31 (1993): 99-150.此外，醫案和宮中檔案亦是探討明清的醫病關係的重要史料，見陳可冀、李春生編：《中國宮廷醫學》，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

<sup>6</sup>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杭州：古舊書店，1982。 Joanna F. Handlin Smith, “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 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1 (February 1992): 55-81. 寺田隆信，“紹興祁氏「澹生堂」”，《東方學會創立四十周年紀念東方學論集》(1987)。寺田隆信，“祁彪佳 顏茂猷—「迪吉錄序」書「頃」”，秋月觀映，《道教宗教文化》(平河出版社，1987)，頁471-88。寺田隆信，“明末北京 官僚生活”，《文學部研究年報》44號，該文只是註解崇禎五年日記中的一些事蹟。河山究，“明清 文人 趣味”，荒井健編，《中華文人 生活》(平凡社，1994)。

<sup>7</sup> 有關吳中醫派在明代的地位討論，參見邱仲麟：“綿綿瓜瓞：關於明代江蘇世醫的初步考察”，《中國史學》，2003年，第13卷，第46-48。

多開業醫在城市討生活，透過祁彪佳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這種醫學資源取得的方便性，不僅改變人們對疾病的認識，也改變了人們日常生活的就醫習慣，這在江南都市士人社群中特別明顯。

《祁彪佳日記》分冊篇名一覽表

日記篇名	撰寫日期	撰寫地點	出處
《涉北程言》	崇禎四年(1631)	北京	《祁忠敏公日記》第一冊
《棲北冗言》	崇禎五年(1632)	吳縣	《祁忠敏公日記》第二冊
《役南瑣記》附《巡撫省錄》	崇禎六年(1633)	吳縣	《祁忠敏公日記》第三冊
《役南瑣記》附《巡吳省錄》	崇禎七年(1633)	吳縣	《祁忠敏公日記》第三冊
《歸南快錄》	崇禎八年(1635)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三冊
《居林適筆》	崇禎九年(1636)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四冊
《山居拙錄》	崇禎十年(1637)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四冊
《自鑿錄》	崇禎十一年(1638)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五冊
《棄錄》	崇禎十二年(1639)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五冊
《感慕錄》	崇禎十三年(1640)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六冊
《小棊錄》	崇禎十四年(1641)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七冊
《壬午日曆》	崇禎十五年(1642)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八冊
《癸未日曆》	崇禎十六年(1643)	北京至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九冊
《甲申日曆》	崇禎十七年(1644)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十冊
《乙酉日曆》	弘光元年(1645)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十冊

《祁彪佳日記》記載醫者一覽表

醫者姓名	首次出現時間	末次出現時間	治療疾病名稱	醫治對象	身分	與祁彪佳關係	備註
王九韻	1632/4/6	1632/4/8	瘡疾	祁彪佳	民醫	祁家父執輩	

						醫者	
王少石	1636/5/25	1636/5/27	痘疾	祁子	民醫		
王金如 (朝式)	1635/10/9	1640/1/17	瘡疾、痘疾 瘡	祁彪佳、祁子	民醫	好友	祁彪佳密友
王施仁 (元輔)	1645/1/13	1645/6/9	瘡疾	祁彪佳、祁妻	太醫	好友(同年關係)	
王培元	1635/9/24	1640/1/16	瘡疾	祁母	太醫		
朱清宇	1636/5/26	同左	痘疾	祁子	民醫		出現一次
何芝田	1640/8/20	同左	瘡疾	祁彪佳	民醫	好友	出現一次
何嗣冲	1644/5/13	同左	瘡疾	祁彪佳	民醫		出現一次
余吉夫	1645/2/19	同左	不詳	不詳	太醫		出現一次
呂幼嘉	1645/5/4	同左	瘡疾	祁彪佳	民醫		出現一次
李充陽	1644/2/3	同左	瘡疾	祁彪佳、祁妻	太醫		
李明初	1636/5/24	1636/5/26	痘疾	祁子	民醫		
周敬蘭	1636/5/22	1636/5/24	痘疾	祁子	民醫		
金素行	1636/5/24	同左	痘疾	祁子	民醫		出現一次
金素庵			痘疾		民醫		
俞中孚	1641/8/11	同左	瘡疾	祁妻	太醫		出現一次
倪涵初	1641/6/10	1641/12/6	瘡疾	祁妻	民醫		
凌少廣	1636/5/24	同左	痘疾	祁子	民醫		出現一次
凌敬泉	1636/8/13	同左	不詳		太醫		協設藥局
孫越陽 (燮和)	1641/7/8	同左	瘡疾	祁彪佳	太醫	好友	協設藥局
袁六卿	1637/1/24	1642/6/14	瘡疾	祁彪佳、祁 母、祁妻、祁 子	民醫		
馬性聚	1636/5/24	1636/5/26	痘疾	祁子	民醫		
張子環	1645/1/21	同左	瘡疾	祁彪佳	民醫		張介賓之子
張行素	1642/8/9	同左	齒	祁彪佳	民醫		出現一次
張宏海	1645/4/1	同左	喉	祁彪佳	民醫		出現一次
張景岳 4	1635/10/2	1642/9/3	瘡疾	祁彪佳、祁 母、祁妻、祁 子	民醫		
陶藤生	1636/5/22	同左	痘疾	祁子	民醫		出現一次
程爾葆	1645/4/26	同左	瘡疾	祁彪佳	民醫		出現一次
董五萊	1635/7/29	1637/6/21	瘡疾	祁妻	民醫		
鄒公于	1664/3/	同左	瘡疾	祁彪佳	民醫		出現一次

鄒汝恢	1641/10/5	1642/1/18	瘧疾	祁妻、家僮	民醫		
鄒培宇	1641/12/20	1642/6/11	瘧疾	祁彪佳	民醫		
盧仁宇	1641/7/8	同左	不詳		太醫		
錢心鐸 (鐸思)	1636/7/16	1638/11/23	瘧疾、生產	祁妻	太醫		
錢君穎	1632/4/8	1643/7/11	瘧疾	祁彪佳	太醫		
錢振河	1633/6/12	1644/8/26	瘧疾	祁彪佳	太醫		
戴見龍	1644/9/1	1645/6/28	瘧疾	祁彪佳	民醫	朋友	
謝爰諷	1636/5/27	同左	痘疾	祁子	民醫		出現一次

分年出現醫者統計表

年代	出現醫者	治療項目
崇禎四年(1631)	橘公兄	瘧疾
崇禎五年(1632)	王九韻、錢君穎	瘧疾、生產
崇禎六年(1633)	錢君穎、錢振河	瘧疾
崇禎八年(1635)	童五萊、王培元、王金如、張景岳	瘧疾
崇禎九年(1636)	王培元、王金如、周敬蘭、陶友藤、 凌少廣、金素行、馬性聚、李明初、王少 石、朱清宇、謝爰諷、錢心鐸、童五萊	瘧疾、痘診、早產
崇禎十年(1637)	王培元、袁六卿、張景岳、錢心鐸、 童五萊	肺氣、齒痛、足患、生產、瘧疾
崇禎十一年 (1638)	袁六卿、錢心鐸、張景岳、王培元	齒痛、瘧疾、喉痛、生產
崇禎十二年 (1639)	張景岳	產後調理
崇禎十三年 (1640)	王培元、張景岳、鄒汝恢、何芝田	瘧疾、脾疾
崇禎十四年 (1641)	孫越陽、盧仁宇、俞中孚、袁六卿、 倪涵初、張景岳	瘧疾、脾疾、目疾、小產血崩
崇禎十五年 (1642)	張景岳、鄒汝恢、袁六卿、張行素、 錢君穎	產後調理、瘧疾、喉痛、疝氣、齒痛
崇禎十六年 (1643)	顧、李醫者、錢君穎、王施仁、忍衣師	瘧疾
崇禎十七年 (1644)	李充陽、袁六卿、錢振河、何嗣沖、 戴見龍	瘧疾、喉痛、瘧疾
弘光元年(1645)	戴見龍、王施仁、張環子、陳君、張宏海、	瘧疾

## 祁彪佳病況與療法對照表

年代	病況	療法
崇禎四年 (1631)	12/15 就寢忽腹中作處，嘔吐幾委 頓矣。 12/16 頭岑岑痛，強起，啜粥一甌， 即臥竟日不能食 12/18 竟日臥床褥，……竟夜不寐。 12/19 予雖起，猶不能冠。	12/17 病小愈，起坐， <b>橘公兄</b> 來診脈治藥。
崇禎五年 (1632)	3/19 余有河魚之疾，腹中作痛，羅 天樂早至，強起見之，少感春 寒。 5/1 體爲之疲，易小輿以歸。 7/5 雨體倦少臥。 10/26 是日體小不快。	4/6 <b>王九韻</b> 至，蓋昔爲先人治病者也。
崇禎六年 (1633)	1/8 體中小不快。 1/9 體中尙不快 5/23 體中已小不快，方抵舟，幾於 成痢，猶復口占，……，頃之， 而體中熱大作，抵家中，夜呻 吟，幾不能支。 5/24 體小愈，猶不能起也。 6/3 予以體未健，猶服藥。	1/9……以問藥，先歸。 3/14 請 <b>錢君穎</b> 診脈酌方。 5/25 延醫來，以王程有限，從輿疾以行，是日發起馬牌。
崇禎七年 (1634)		6/12 醫生 <b>錢振河</b> 診脈。
崇禎八年 (1635)	9/20 覺體中不快，與諸兄習靜坐， 亦覺此心散亂，不知已有風寒 之病矣。午後熱作，尙強觀公 公案數則，體憊甚方臥，子夜 熱稍止。 9/22 不果，午後瘧發，以聚談一室， 並爲少減。 9/26 <b>王培元</b> 至，即別去。……薄午 瘧發較前爲稍輕。	7/29 約 <b>童五萊</b> 來診脈。 9/23 以就醫。 9/24 醫者 <b>王培元</b> 來診脈……而寒熱陡作，乃就診，瘧發頗厲，思飲水不得， 猶幸病中此心不至散亂，其季超兄指點之方耶。 9/30 避瘧於小樓，然亦竟不能閉觀隋史遺，未兩回文輒就枕。 10/2 再避瘧於小樓上，是日瘧止。 10/9 <b>金如</b> 爲予診脈。 10/12 以心病較增，再求 <b>王金如</b> 診脈，且爲予定方，與金如談養心之方。 10/24 延醫 <b>張景岳</b> 診脈。 11/1 延醫 <b>張景岳</b> 至，即於舟中診視。

	<p>9/28 於書舍關山陰邑志，……而瘧鬼已作崇矣，燈下汗浹熱，只得謝象三書。</p> <p>10/1……觀小說以清暇日，時體已倦，極僵，臥時為多。</p> <p>10/27……同內子卜築於寓山，歸舟忽體不快……少頃瘧作矣。</p> <p>11/1 以王雲岫瀛之招予棹舟……體中寒熱交作，予不為動……</p> <p>12/17 暄熱如暮，春寒，衣解其半。</p>	<p>11/3 醫者以予心脈浩劫已，極宜避客省事。</p> <p>11/8 偕內子理棹遊劉氏園亭，泊舟於南門，延醫張景岳診脈。</p> <p>12/19 宋天岳來，隨別去，出就醫于張景岳，不值。</p> <p>12/20 迎醫張景岳至。</p>
崇禎九年 (1636)	<p>4/11 暄熱流汗，靜坐中神思更覺昏亂出。</p> <p>5/3 午後瘧發，抵暮方止。</p> <p>5/4 病瘧不出，然尙勉理家務。</p> <p>5/5 瘧再發，不能理蒲觴，不知佳節之過眼也。</p> <p>5/6 瘧已，然體倦，竟日臥書室間，閱陽明語錄，季超兄教以念佛數息之法，甚得力。</p>	<p>11/12 飯後，延童五萊診脈。</p>
崇禎十年 (1637)	<p>5/9 予連日以心火上炎，氣膈鬱塞，不能多看書。</p> <p>9/12 晚有河魚之疾。</p>	<p>1/25 齒痛稍愈……袁六卿至。</p> <p>1/30 候醫者袁六卿。</p> <p>2/2 袁六卿至。</p> <p>10/23……及至張景岳所診脈，乃歸。</p>
崇禎十一年 (1638)	<p>1/11 是晚患齒痛。</p> <p>1/12 予齒更痛。</p> <p>4/7 予晝臥即覺身熱，仍至山，則熱甚，入夜始解。</p> <p>4/11 臥疾內室……，午間瘧稍發，旋愈，自此不復發矣。</p> <p>6/3 出寓山，體中小不快。</p> <p>8/5 晚齒痛復劇。</p> <p>8/7 以喉痛，延醫用藥。</p> <p>9/8 脾疾。</p> <p>9/11 齒痛未愈，出寓山，體覺不快。</p>	<p>4/9 延醫袁六卿來診脈，予體倦就臥，寒熱如故。</p> <p>4/10 袁六卿至，診脈。</p> <p>4/17 與內子入城延醫，錢心釋、張景岳先後診脈。</p> <p>5/17 與陳長耀入城，邀蔣安共話朝來閣，待張景岳診脈。</p> <p>6/4 延醫袁六卿來。</p> <p>6/11 是日延袁六卿診脈。</p> <p>6/25 與內子二兒同入城就張景岳醫，而景岳已他出。</p> <p>7/1 與內子及兩兒入城就醫。……歸，張景岳來診脈。</p> <p>8/8 與祝姓醫者至寓所。</p>
崇禎十二年 (1639)		<p>8/1 就醫於張景岳。</p>

<p>崇禎十三年 (1640)</p>	<p>6/23 予舊疾復舉發，不能觀書。 7/19 鬱火之病，至是復發。 7/29 待張景岳不至。 8/8 予體中稍感風寒，延醫療治。 8/9 予體中倦極，勉理出殯諸務。 8/15 予體中病甚，不復茹飯，環柩而宿。 8/17.....然何以心力耗竭，則血氣動搖如怔忡等症.....蓋予自初理殯務，每雞鳴後，即不能寐，心脈受病已久。 8/27 體甚倦，少息。 10/19 是日患脾疾。 10/20 是晚內子歸，脾疾轉劇。</p>	<p>4/19 予便道就醫於張景岳。 6/8 午後小憩于試鷹館，再延醫治喉乃歸。 7/7 是日操觚，始本原師及祝姓醫者相繼來晤。 7/19 汝功師之令弟，汝恢明醫理，託之診脈。 8/20 歸寓，延張景岳同何芝田診脈。 8/28 午後再出陳體玄寓，攜酌餉之，值張卿子來為之診脈，乃別歸。 10/21 移家入城就醫.....抵寓，延張景岳診脈。</p>
<p>崇禎十四年 (1641)</p>	<p>5/12 體倦熟寐。 5/16 得陳長耀書，知邁瘡疾，與方，無隅散。 7/7 在嵩山，腹中少有煩脹之意。 8/22 連日予有脾疾，甚節飲食。 8/24 脾疾小愈，以心火上炎，不能觀書。 9/11 以目疾，不甚觀書。 11/20 有脾疾，但於客房坐香俱不得力。</p>	<p>7/8 近午方抵藥局，兩太醫為孫越陽、盧仁宇，予即求越陽為予診脈。 9/18 以目疾，問醫於隆教寺。 10/23 抵楓橋，宿於祁文吾醫舍。</p>
<p>崇禎十五年 (1642)</p>	<p>5/1 體中稍不快，晝臥。 體熱稍減，臥於內房，午後熱稍增。 6/11 商家姑來問予病，是日始覺寒，知為瘡疾矣，鄒培宇再診脈而去。 6/12 袁祿卿來診脈，瘡發至晚止。 6/14 是日齒痛兼喉痛，徹夜殆不可忍。 6/15 請醫治喉.....是日瘡止。 6/28 上午體倦，熟寐於內。 8/6 予以疝氣，臥不安者半夜。 8/8 夜患齒痛。 11/26 目有河魚之疾，不能行。</p>	<p>6/7 歸寓，延張景岳診脈，入舟，又延鄒培宇診脈。 6/9 鄒培宇來診脈， 6/11 鄒培宇再診脈而去。 6/12 袁六卿來診脈。 6/14 袁六卿為予診脈， 7/29 飯於外父家，延張景岳診脈。 8/7 出嵩山，延醫治疝病。 8/9 延醫張行素，醫齒而歸。 9/3 至張景岳家求診脈。 12/14 延醫錢君穎調理.....不能出門.....以病不能入朝。</p>
<p>崇禎十六年</p>	<p>1/6 有風不出，以洩血，延醫調治。</p>	<p>2/21 請太醫診脈。</p>

(1643)	<p>2/21 以便血。</p> <p>2/28 以先一夜小腹作楚，</p> <p>3/5 夜體中以下，腹氣滿不安。</p> <p>4/10 晚氣墮病發至五鼓乃少愈，……予以病發，不能出，延醫下藥。</p> <p>4/13 體中氣墮，又少發。</p> <p>4/19 方寢遽覺腹脹，頃之愈甚乃叫號，徹夜幾不能生。</p> <p>4/20 氣腹作痛不已，</p> <p>4/21 痛稍止，脹猶未消。</p> <p>4/23 始食粥，然體倦更甚。</p> <p>4/26 予倦臥，猶幸夜睡……稍有起色。</p> <p>6/3 予脾胃之疾，以鬱久，作痰至此，遂覺少愈。</p> <p>7/10 是日從衙門歸，有種種拂意事，聞之不覺病發。</p> <p>12/9 是日體倦，勉強支持。</p>	<p>2/21 延<b>太醫</b>調治。</p> <p>2/28 早延<b>太醫</b>至，遂投以消氣之劑，又向馮鄴仙、徐心水問名醫，薦<b>顧姓李姓</b>，兩人來飲，其藥皆未有效也。</p> <p>4/21 <b>錢君穎</b>太醫，一日而兩來下藥。</p> <p>4/27 是日始用參五分，蓋因弱極耳。</p> <p>5/3 是日醫來，以脾有積滯，用香連丸。</p> <p>5/5 延<b>太醫</b>下藥。</p> <p>5/10……宋孔章來，謝帖雲亦來，留宋飯，共酌醫方。</p> <p>5/8 醫來合丸藥。</p> <p>5/11 醫家以予作渴，乃教以蒸五穀水法。</p> <p>5/15 拜牌延醫。</p> <p>5/24 先是病中，延醫<b>錢君穎</b>未甚效，今從潘淡子言，更延<b>鄒公子</b>，蓋胃中痰滯已甚，尙未敢用補也。</p> <p>5/27 延<b>太醫</b>調治。</p> <p>7/11 延<b>錢君穎</b>診脈。</p> <p>11/5 先日訂<b>太醫</b>，以風雨辭之。……同翁艾弟至止水菴邀<b>王施仁</b>，<b>忍衣師</b>先後至，診脈下藥。</p> <p>11/23 予與陸三應、鄒汝功、季超兄之舟至止水菴，邀<b>王施仁</b>診藥。</p>
崇禎十七年 (1644)	<p>2/8 余移居養疾。</p> <p>2/22 予疴病漸愈，已能步履。</p> <p>3/22 予喉間作痛。</p> <p>5/13 病已極矣。</p> <p>6/3 連日熱極而勞，亦極體甚困憊，乃呼醫予次日調治。</p> <p>8/12 予以煩勞太過，致傷脾胃，延醫調治。</p>	<p>1/22 至偏門延<b>王施仁</b>、<b>忍衣師</b>看病，乃知生痔且成漏蓋已。</p> <p>2/3 延醫<b>李充陽</b>治疴疾。</p> <p>2/6 <b>李太醫</b>是日調理疴病。</p> <p>2/13 <b>李充陽</b>太醫爲予調治疴疾。</p> <p>3/22 覓醫調治。</p> <p>4/19 姑蘇醫者<b>錢振河</b>來晤。</p> <p>5/13 乃延醫<b>何爾冲</b>調理。</p> <p>826 晤松滋王予太醫<b>錢振河</b>家。</p> <p>9/1 <b>戴見龍</b>爲予診脈，言心氣耗竭已極矣。</p> <p>10/21 <b>戴見龍</b>入署爲予診脈。</p>
弘光元年 (1645)	<p>4/6 予以喉痛不能飲。</p> <p>4/10 盛暑喉疾少愈。</p> <p>4/18 予以痰嗽甚苦。</p> <p>5/24 患頭風，小臥。</p> <p>6/23 予以足痛，臥西樓下。</p>	<p>1/24 與<b>戴見龍</b>談玄脩之功於遠閣，見龍爲予調治，云心脈甚微，當有大病，宜善理之。</p> <p>2/2 晚送<b>戴見龍</b>過武林，留劑以調治。</p> <p>2/8 遣奴子過江迎<b>戴見龍</b>。</p> <p>2/19 陳長耀同太醫<b>俞君吉夫</b>來。薄暮大雨，與張軼凡、<b>戴見龍</b>、陳長耀小酌呼紅幌。</p> <p>4/5 日來患喉痛，延醫<b>陳君</b>治之。</p> <p>4/7 與鄭九華、張軼凡、方無隅入城延醫<b>王施仁</b>調治。</p> <p>4/8 延醫<b>張宏海</b>治喉，即留宿內宅。</p>

		4/15 邀 <b>王施仁</b> 診脈。 4/26 <b>程爾葆</b> 過訪，為予診脈。 5/4 日體熱，靜坐咸暢閣……是日請 <b>呂幼嘉</b> 為予診脈。
--	--	--

祁妻商景蘭病況與醫療對照表

年代	病況	療法
崇禎五年 (1632)		4/8 顏壯其、蔣安然來，適甯方兄至，偕去請錢醫為內子診脈，適五十六兄及朱國錡在座。 11/3 延錢君穎為內子診脈。 12/1 四鼓內子即臨盆，予值侍班，……乃知在朝時即得一子，送醫者錢君穎去。
崇禎九年 (1636)		6/23 是日內子以八月孕，因哭墮子致產，泊晚，延醫錢心繹至，即就宿。 6/24 內子於午刻產一女。 7/6 是日暨陽兩壽生及醫者錢心繹俱來。 7/28 太醫錢心繹至，為內子診脈。 8/13 延太醫凌敬泉諸君八人，陪之者為張介子、王金如、季超兄……出邀童五萊為內子診脈。 11/12 飯後，延童五萊診脈。
崇禎十年 (1637)	8/13 午後因內子發瘧頗厲，不獲觀書。	閏 4/20 復偕內子至喬姑家，延醫診脈。 5/4 予以內子臨盆，不能預閱楞嚴經。 5/16 午間內子臨盆，幾至危殆，幸復安痊，延醫錢繹思至，留之宿。 5/17 送錢心繹去，為內子調治之餘，得縱觀王鳳洲《山園記》。 5/18 錢心繹至。 5/20 午後錢心繹亦至。 6/4 午後方延醫至。 6/21 延童五萊為內子診脈。 8/17 延醫袁六卿診脈。 8/20 延醫袁六卿診脈。 11/28 再至外家，延醫為內子診脈。
崇禎十一年 (1638)		9/5 以待老母疾，即歸，張景岳至，兼為內子診脈。 11/22 內子將臨盆，起呼醫者。 11/23 徐大使士志來謁，餽扶產丸，適得其用，醫者錢心繹、張景岳俱至，及午後產一女。 11/26 數日間，內調產婦，外理家事。
崇禎十二年 (1639)		5/3 徐大使爾志來謁，授以扶產方。 8/1 就醫於張景岳。 9/18 為內子延醫張景岳。
崇禎十四年 (1641)	12/9 晚內子因未彌月而產，忽爾血崩，幾于暈絕，為	8/11 俞中孚以診內子之脈。 12/4 內子有孕，欲墮，延醫調治之。 12/6 鄒汝恢至，適延倪姓太醫，遂與共酌內子之藥。 12/11 袁六卿以內子漸愈，亦別。 12/14 延張景岳診脈，薄暮一至寓山，晚內子體復不安，徬徨終夜。 12/15 張景岳再至調治。 12/16 商繩菴來問內子病，頃之，張景岳亦至，以內子大有起色，為喜雲間。 12/18 迎張景岳至，為內子調理。

	<p>之徬徨者竟夜。</p>	<p>12/20 及晚，鄒培宇買參來為內子修藥。</p> <p>12/21 <b>張景岳</b>至，以內子大有可痊之機，乃更前藥，而以補陰為主，鄒培宇同之入城。</p> <p>12/26 <b>張景岳</b>至，為內子調理，又易姜桂等藥。</p>
<p>崇禎十五年 (1642)</p>	<p>1/1 內子始坐於床，覺有起色，是日係破日，不事筆硯。</p>	<p>1/5 內子體尚未健，延<b>張景岳</b>再診脈。</p> <p>1/9 又問藥於<b>張景岳</b>家。</p> <p>1/13 以內子症似有火，延<b>張景岳</b>再調治之。</p> <p>1/18 與姚玄叔至寓山，及歸，候<b>張景岳</b>為內人診脈，言脈已大痊，下清火之藥而去。……目有小恙，不能夜讀書。</p> <p>1/28 <b>鄒汝恢</b>先晚自城中來為內子診脈，且為代乞藥於<b>張景岳</b>。</p> <p>2/1 內子將養病寓山，移器具為遷居計。</p> <p>2/3 內子移舟至偏門，延<b>張景岳</b>來診脈。</p> <p>3/19 鄒培宇為內子合丸藥。</p> <p>12/30 初以內子之病，徬徨醫藥。</p>
<p>崇禎十七年 (1644)</p>		<p>3/4 更餘同內子冒雨至山邀<b>李充陽</b>太醫。</p>
<p>弘光元年 (1645)</p>	<p>1/17 與<b>戴見龍</b>談於歸雲寄，內子忽血量，以姜湯灌之，始甦，自是時患潮熱，而虛弱甚矣。</p> <p>1/20 晚見內子，徹夜虛汗，竟夕不能寐。</p> <p>1/22 內子稍覺有起色。</p>	<p>1/13 延醫人錢姓者來為內子調治。……又過杭迎<b>戴見龍</b>、延醫<b>王施仁</b>至，留宿咸暢閣。</p> <p>1/14 <b>王施仁</b>診內子脈，言有起色，不知虛火上炎之象也。</p> <p>1/15 <b>王施仁</b>延至，以內子發熱有痰，下涼劑，與<b>戴見龍</b>議不合，夜分。</p> <p>1/21 延<b>張子環</b>來診脈，以內子昔日之病，乃其尊公<b>景岳</b>所保全也，然藥仍用<b>戴見龍</b>者。</p> <p>1/23 侄延<b>戴見龍</b>為其內子下藥，予輩待之。</p> <p>2/1 止祥兄長媳為予甥女，以血病，內子留之山中就醫。</p> <p>2/6 無事調治內子藥餌。</p> <p>2/8 遣奴子過江迎<b>戴見龍</b>。</p> <p>5/29 內子以誤受藥餌，病甚，予以參解之。</p> <p>6/4 因李年嫂有病，同太醫<b>王施仁</b>至山，且為內子診脈，蓋內子時亦覺病甚也。……是日招<b>李充陽</b>為內子治瘵。</p> <p>6/9 更餘延<b>王施仁</b>來為內子治瘵病。</p> <p>6/28 又以內子病甚，作書<b>戴見龍</b>求藥。</p> <p>閏 6/1 <b>李充陽</b>、<b>倪涵初</b>相繼延來為予疾內子治病。</p>

祁母病況與醫療對照表

年代	病況	療法
崇禎六年 (1633)	5/27 早方知老母於昨夜體不快，予不欲行，請改其期。	
崇禎九年 (1636)	2/14 老母以嘔吐伏枕亟	2/14 延醫 <b>王培元</b> 調理
崇禎十年 (1637)	1/21 老母患肺氣，方劇，徬徨終夜。 1/23 歸侍老母，予齒痛，至是四五日，是日痛更劇。 9/6 以老母有河魚之疾，與鄭九華以小艇抵家。	1/22 延醫， <b>王培元</b> 亦至，老母體少安。 1/24 老母體復小劇，延醫 <b>袁六卿</b> 至。 4/25 延醫治老母足患。
崇禎十一年 (1638)	8/25 老母瘡發，待湯藥之暇。 8/27 老母復瘡發。 8/29 老母瘡發頗劇，晚小臥，起仍侍疾，乃寢。 9/6 老母瘡愈深。	8/25 延醫者 <b>王培元</b> ，晚至，留之宿。 9/1 <b>張景岳</b> 以診脈來。 9/3 延醫 <b>張景岳</b> 為老母診脈。 9/5 以侍老母疾，即歸， <b>張景岳</b> 至，兼為內子診脈。 11/13 延醫 <b>袁六卿</b> 為老母診脈。 11/20 調藥為老母治咳。
崇禎十三年 (1640)	2/2 予抵家，老母已歸矣。	閏 1/16 老母臥疾，延醫 <b>王培元</b> 至。 閏 1/19 延醫 <b>張景岳</b> 至，老母體稍痊。 閏 1/25 延醫 <b>張景岳</b> 至。 閏 1/29 <b>張景岳</b> 延至，用藥即去。